

京师学术随笔



寻梦无痕

史学的远航



章开沅 / 著

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

章开沅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序

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从高小开始就欢喜写点所谓“文章”，但无非是自娱自乐而已。进入高中以后，山河破碎，家人离散，历事渐多。特别是两次被学校开除，浪迹江湖，备尝艰辛，更有意在写作中寻求慰藉。1948年冬前往中原解放区前，曾自辑历年文稿一厚册，题曰：“昼梦录”，无非是记录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也从未想过出版问世。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经审查归还各类文稿、笔记，除保留“张謇传稿”外，其余文字资料均付之一炬。这种行动可能极其鲁莽而又愚蠢，但历经劫难之乱世人的复杂心情，并非常人常态所易理解。

其所以取名“昼梦”，多少带有一些自省、自责乃至自谑意味。我早年读过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觉得自己也有罗亭那样的性格弱点，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但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勇于思而怯于行，因此才四

处漂泊，一事无成。小说的结语是：“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的流浪者”，亦曾在我内心深处引发强烈的回响。我甚至羡慕屠格涅夫以后再版时为罗亭增添的最后结局：在1848年巴黎巷战中阵亡，临终手中还握着一面红旗；心想这未尝不是我较好的人生谢幕。

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少年时代的梦，似乎一个一个破碎了，想当高尔基式的作家，想当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都成为虚无缥缈的幻影。我已成为浩浩荡荡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并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事业。我不再有独自的打算与追求，而是把革命需要与组织分配当做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我留在最不想留下的城市，从事我从来没有想干过的工作。我不再浪荡江湖，到处漂泊，就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女，成家立业，老老实实在一所大学教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人生似乎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蕴藏着高尚与幸福，因为我仍然拥有自己的梦，这个梦不同于少年幼稚的梦，可以说是伴我成年后的终生，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我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以人的全面完善为基础的全人类最后解放，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公平分配、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这个梦似乎非常抽象，非常遥远，但我深信将来一定可以化为现实，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望这个理想的实现。我已不再是少年时代的罗亭性格，我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学习着，工作着，快乐着。尽管现在的世界还存在着太多的邪恶与黑暗，但我相信终究将会出现一个充满真、善、美的新世界，而贝多芬为席勒《欢乐颂》创作的巅峰之作《第九交响曲》必将响彻寰宇！

我想把这本文集取名为《寻梦无痕》，这不再有少年时代幻想破灭的消极意味。大约是在2004年的秋天，我突然萌生寻根的兴趣，遂与妻子去太原郊区寻找剪子湾沙河村祖坟。因为抗战前每年清明时节，家中长辈都会派人前去祭扫。非常感谢时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的行龙教授，在他的周密安排并亲自陪同下，居然找到了沙河村旧址，但行政建制已经

改名为剪子村。这当然是意外的惊喜。不过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社会变迁，此处已被房地产商人开发，成为大片大片高楼大厦的住宅区，不复是当年的荒郊野外，旧冢新坟……几位年逾70的老人都曾见过我家的祖坟，记得起还有几座石俑、墓碑，但眼前除当年“坟亲”（守墓人）后代尹才智老人所住几孔相通的传统窑洞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历史遗存可以引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就连这个几孔窑房亦已列入城市规划公路线内，以后再来，连这丁点历史遗存痕迹也将荡然无存。

我的祖辈从12世节文公开始，曾有3代十几口人生活并终老于太原。从13世怡棠公开始，继续往大西北迁徙，首先是游宦于甘肃兰州，随后又随左宗棠大军进驻酒泉。大约是在1876年，14世维藩公又随大营征战于新疆各地，主要是在冰天雪地大戈壁上专司军需物资长途转运。怡棠公父子三人在甘肃生活甚久，在新疆参战与屯垦亦历有年所，直到1881年才随同左宗棠回到梦魂萦绕的江南故土。2006年初秋，我与妻子在陈才俊教授的热心陪同下，从乌鲁木齐经哈密、酒泉，又登嘉峪关，从敦煌乘出租车越大戈壁，循祁连山脉寻找祖辈走过的足迹，但也只能在嘉峪关等历史遗址遥思他们的金戈铁马征战生活与遗存诗文而已。令人遗憾的是，连左宗棠的相关历史遗迹都所剩无几，兰州贡院至公堂悬挂的仅有的一副左宗棠手书木质长联已经开始腐蚀漫漶，当年西征壮士似乎已被热衷于时尚消费的当代中国人所遗忘……

时代在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大潮席卷城乡各地，城市建设堪称日新月异。历史遗存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保存，但号称文明古国后裔的我们也太不珍惜历史、守护历史，很多城镇大拆、大迁、大建，一方面，悍然毁灭本真文物；一方面又粗制滥造所谓“重建文物”，乃至历史风韵荡然无存。所谓“寻梦无痕”者，无非是有点牢骚，再加上羞于无奈。既无悲欢，更非消极。我从小就欢喜鲁迅经常引用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以此语作为序言的结束吧！

目 录

追求圆融

境 界

——追求圆融 /3

贵在通识 /6

史学的品格 /9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13

走进历史原生态 /20

因诗悟史 /24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28

杂感随笔

寻梦无痕 /41

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 /53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

——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71

温故知新

——余家菊《教育哲学》读后 /75

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 /82

望重士林，泽惠江汉

——忆密老 /89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回忆季羨林先生 /93

犹忆风雨同机情

——忆高宗鲁先生 /98

笔墨缘结五十年

——寄语《历史研究》/101

笔墨情缘永相忆

——我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 /104

经常的“栖息地”

——忆徐家汇藏书楼 /107

感言

——纪念史华慈诞辰 90 周年 /110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追忆 /114

倾情新世纪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122

张謇感动中国

——纪念啬翁诞辰 150 周年 /129

南通模式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140

要爱国，更要理性爱国 /145

“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魏源全集》出版感言 /151

如何理解“高陶事件” /160

世事评说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167

跨世纪的思考 /173

傲霜花艳岭南枝

——评历史故事片《林则徐》 /181

武汉呼唤研究 /189

历史记忆与城市升华

——纪念武汉保卫战 70 周年 /192

黄鹤楼印象 /195

签名售书有感 /198

林木深处觅绿魂

——忆姚水印老师傅 /201

怎样对待草坪为好

——读《小草青青，践踏何忍》一文有感 /204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校园见闻有感 /206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读张九龄《感遇》有感 /209

犹忆玉屏笛箫声

——参加笛箫专场演奏会后的遐思 /211

校报也应以学生为本

——从陶行知编《金陵光》说起 /214

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 /216

教育就是完善自己 /220

师范终身

着眼于培养 21 世纪的新人 /225

陶行知与哥大 /230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向第一个教师节献词 /239

追寻老大学的足迹

——《中国大学校长书系》总序 /243

大学啊，大学！

——《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
(1919—1937)》读后 /249

“20 后”寄语 “90 后”

——珍惜自己的大学时代 /254

明辨荣辱，热爱华师

——为刘武教授壮行 /259

为风雅华师鼓与歌

——《风雅桂子山》序言 /262

往事杂忆

——纪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 /266

发扬金陵之光

——纪念金陵大学 120 周年华诞 /269

殊途而回归

——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 /272

寻踪樱花

——创价大学春季开学祝词 /277

似水流年

岁月如歌亦如梭 /283

“失红”与“霸王”

——难忘的一课 /287

忆从坡 /290

孟浪少年游 /297

开卷有益 /303

武汉情缘 /308

与共和国同行

——回忆从教60年 /311

附 录

章开沅先生的学问与我 /317

谈 老

——我的虎兄章开沅教授 /324

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 /328



追求圆融

境界

——追求圆融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文章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畴，而王国维《人

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申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从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熔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圆融”。天台宗有“三谛圆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圆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

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愿聆公论。

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氏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出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谈史学革新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

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偃竹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葑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迁变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